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 主编

徐迟

徐鲁 著

大象出版社

猜想与幻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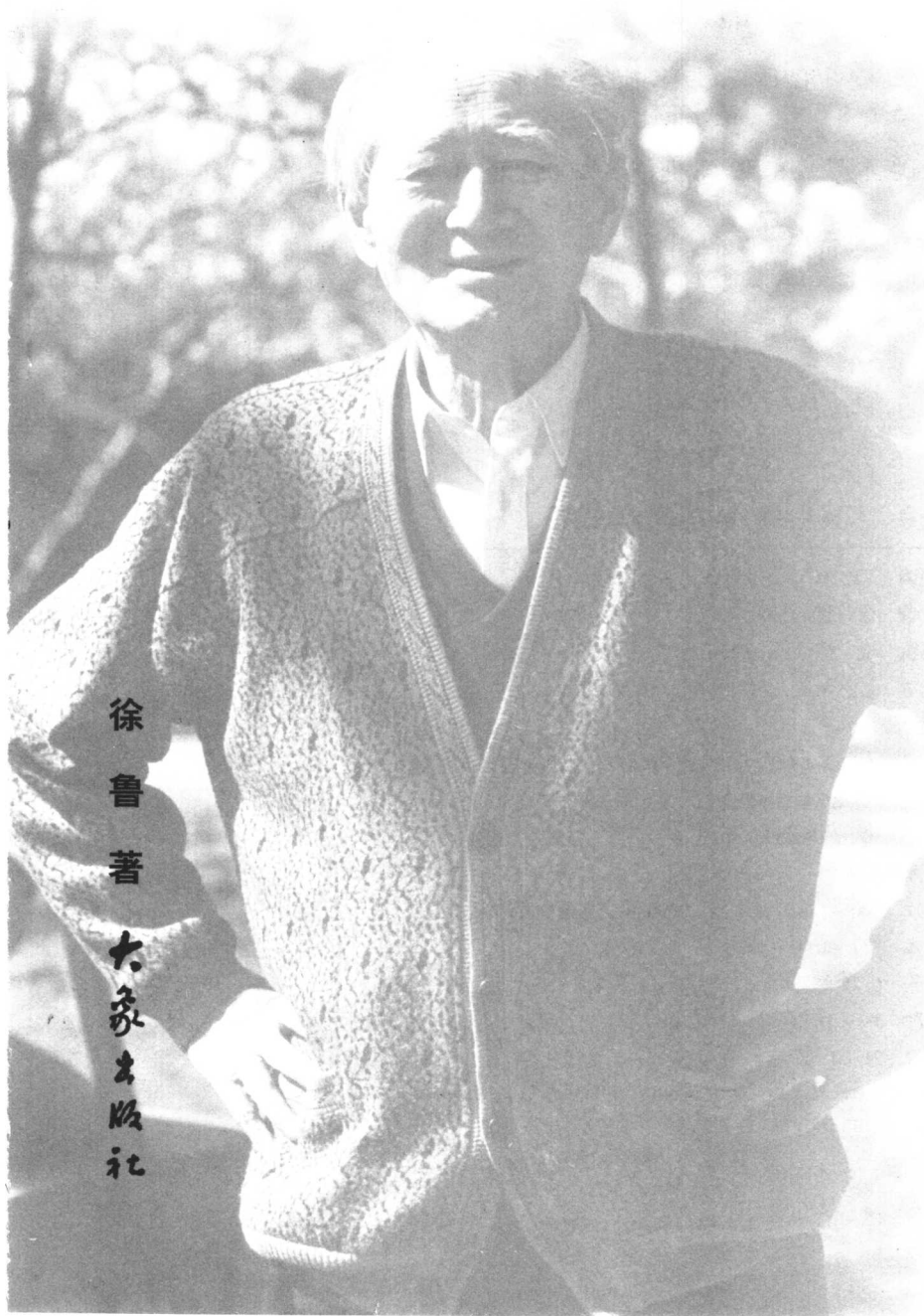


📖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 辉 主编

徐 迟

猜 想 与 幻 灭

徐 鲁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迟:猜想与幻灭/徐鲁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2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4014-2

I. 徐... II. 徐... III. 徐迟一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746 号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徐迟:猜想与幻灭

丛书主编 李 辉

著 者 徐 鲁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霍红琴

装帧设计 但汉琼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总编室电话:63863572 发行部:6386355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25

印 数 1—3 167 册

定 价 21.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新 序

李 辉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手稿，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像。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

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2000年、2001年两年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梁思成、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为此，自2002年起，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书系”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我的设想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

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

2001年12月25日，北京



徐迟七十五岁时的留影。

二十世纪的世纪末

二十世纪的世纪末。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时刻
人类的负担已经太重

不能再进行自然淘汰。

大灾难已经到了眼前。

浩劫将在空中下降

并不是什么战争发生

即使此世明已经改进。

唯有稳定的正确态度

才能度过这一次灾难

但也只是一次化险为夷

何况很快就可以结束。

这教训必须牢记。

沉默是最好的防守

团结也是一切不要慌张

自己还有堡垒坚守。

要记住所有这一些教训

方能安然跨进新的世纪

这才可以换上春天的轻装

把一切重新安排妥当。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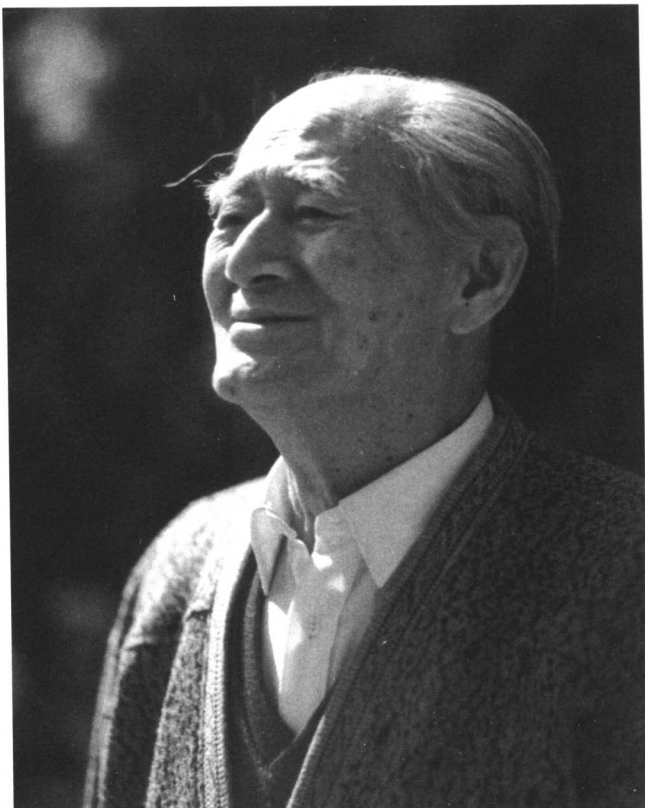
1996年1月19日这天，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八十二岁的徐迟，孤独地坐在东湖路寓所那间光线黯淡的书房里，重新修改他翻译的《昭明文选》里的一篇古文——《雪赋》。他圈圈点点地修改了很多处。看得出，他是太喜欢这篇文章了。他将枚乘所作的那阙短歌“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译为：“白色的羽毛虽然很白，可它的质量太轻飘了；白玉虽然也是白的，它的贞节也是白的。却都不如这白雪，应时而下，因时而灭。”……

译完全文，意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后面写了一些文字：“……我是今天因为下了大雪，忽然想起我曾译过这篇赋，就找出旧稿来输入电脑，想来给它宣扬宣扬，宣扬它的独特的文采，并让我们感受一下痛苦的时代和时代的痛苦。当大难正在临头，

每个作家的灵魂，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充满理想和追求，希望和失望，矛盾和冲突，激情和浪漫，等等。就是这位大声疾呼“拥抱信息时代和科学时代”的热情诗人，晚年却嗟叹人生的虚幻和孤独。

何 为

晚年的徐迟。



浩祸正在下降之时，只有文章能顶得住，而使风骚永存下去，来作历史的见证。我心中想起它来，也不禁为之悲哀。……寒气侵入我的骨髓，我如今也到了年老了，气息奄奄，如日薄西山，译出这种文章，也许还可以锡我以永生。”

第二天，他把这篇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文章交给我，说：“多么好的一篇赋，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文章呢？”然而，在文章最后，竟赫然写着这样一行文字：“徐迟绝笔 1996.1.19 于武汉”。我吃惊地望着他，大惑不解。他说：“其实不必害怕，这一天是迟早的事……”

我以为这是因为他内心过于孤独所致。事实上，尽管他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不是一个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把他和“死”联系在一起，即使他的文章里出现了“绝笔”这样的字眼，我仍然以为，这不过是他一时的冲动和“戏笔”而已，就像他有时会说到，等写完了什么什么就封笔一样。我不相信，像他这样八十多岁了还常常因为不能安心创作而苦恼的人，有一天会真的封笔。

然而他确实是在考虑比封笔更为彻底的问题了。他是1996年12月12日深夜去世的，而在差不多整整一年前——1995年12月8日——他就在自己的电脑里悄悄地写下了一份“遗嘱”。这是他的亲属事后才发现的。这份遗嘱里有一条文字涉及了我，大意是说，他的十卷文集幸得徐鲁协助才得以编辑完成。其实，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协助他编辑文集而已，至于他内心的一些隐秘的念头和感受，我却从没有真正地觉察和体会到。他在写陈景润的那篇作品里曾说过，要真正理解一个数学家是不容易的。同样，要真正理解一个像徐迟这样的诗人和智者，也是很难很难的。他内心的孤独、痛苦和幻灭感，只有他一个人在承受。

是的，是一种沉重的“幻灭感”，正在困扰和折磨着他的晚年。1994年10月15日是他八十寿辰，他正住在深圳。我写信给他祝寿，随信还附上了当时

你们，所有的，我悼念
的人们，我知道你们都已经
醒悟了，而成了自由粒子
了，你们不断地，穿过不空
虚的真空，飞来飞去，穿过
实体，或冲撞而湮没，或飞
溅又诞生。啊！不幸的人生
就是这样。

徐 迟

“人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1996年6月，徐迟在武昌东湖路寓所。



11月13日，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上又进一步说到生死问题：“生与死是两个问题，而生死却是一个问题。……我的病不见好，恐怕好不了啦。……且逍遥潇洒，然后飘去太空，目的地：火星，或者木星卫星。你说多么可喜啊！”这个“飘去太空”的想法，九十年代初就在他头脑里形成了。1991年他在另一封信里就说过：“近来我在考虑，登一个记，受一些技术训练，也许能通过考试，及格了，登上一架航天飞机，作太空的遨游，飞到极远处，然后不再回来……”1995年他在《我悼念的人》里又写道：“……你已过了忘川，先我而到达了彼岸。没有什么，我会在办完了我这边的这一些琐碎的拉杂的小事情后，随后就到的。……我们又可以一起飘荡在云霄间，脚踏着空虚的宇宙，作为两个虚拟的灵魂，来谈我们的空灵的诗……”“剧烈，或不剧烈的痛苦，都也只是一霎耳。生死本只一霎，连宇宙也只是一霎……这地球也只是红尘一粒而已。”

1996年11月25日，他住进了汉口同济医院。虽然这时他已经接受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邀请，准备在12月下旬去采访海洋石油工业，并去湛江和三亚过冬，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没能让他立刻就动身离开武汉。他被困在了武汉冬天的病房里。他是一个十分注重生命质量和尊严的人，但是现在，病痛已经剥

兹委托徐鲁同志帮助我
编辑《徐迟选集》十卷本，
修订一至四卷，编定第五（散
文卷）、第六（文论卷）、第七（音
乐卷）、第八（杂文卷）、第九（自
传，即《江南小镇》卷）、第十（日
记、书信卷），并协助我出版
此《选集》，之此为证。

徐迟
1994年6月22日
于武汉家中

彼岸有什么可
怕的呢？有我最亲
爱的人在渡口等着
我呢，我急急忙忙地
向她扑去。

徐迟

一份“委托书”的手迹。说
明这位老作家考虑问题也有极
其严谨的一面。

“二十一世纪转眼就要到来，可是我们还在过着十九世纪的精神生活，甚至还有在十八世纪里生活的人。这怎么行呢？”1995年，徐迟在深圳寓所里写作。



夺了他这一切，他甚至已经失去了重新恢复健康的信心。

这时候，我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编选的那部六十万字的《徐迟报告文学选》即将完工。我对他说，这部选集的压卷之作，大概只能是写于1995年的《谈夸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对高科技、对宇宙奥秘的思考兴趣和所能达到的深度。他说，暂时可以用它“压卷”，也许明年还可以写一写海洋石油这个题材。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中的两节，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还配发了一篇短评，赞扬了他多年来的科学情怀。同时，他也收到了我国高能物理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郑志鹏先生的一封信。《谈夸克》发表前曾由郑先生审阅和修正过，现在他在信上又建议徐老在文章里增加一点关于中国“对撞机”的内容。

12月11日下午，像往常一样，除了回复郑先生的信，他还交给了我另外几件事情：一是给广西师大的美学家贺祥麟教授回一封信，因为贺教授在12月10日有一封来信，对徐老的健康十分挂念，同时说到他自己的身体也

徐鲁：

去一星期了，还好。有一光亮的卧室，大概床铺很舒服。
天天工作，能熬着一篇大中庸或中庸篇。还写点东西。

寄去（可能托人带去）给你一封信，给先生大

类资料一小包，大

家也写了一些，以后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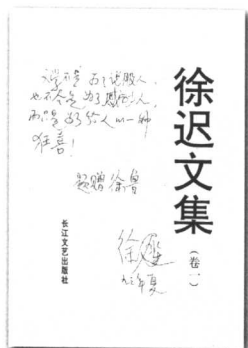
写起一座十层楼房？

没有机会和

明年春暖以后，如

似有雪正来侵。我写那件事，还有点拖，但决

办成功的。也就是时间而已。听说1996年，徐迟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



“出了问题”，一下子查出了十样病状。徐老在贺教授的信纸天头写了一行字：“请徐鲁代复轻轻安慰他一下”；二是把一部用报纸包裹得很严实的大部头医学著作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并说日后可以还给这部书的作者，一位女医生；此外还有几页零星的文稿，也让我带回去，那是他这些日子里写下的一点“病中随记”。他的床头还有一本“三联版”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著），是前些天他让我给他找来的。我问这本书要不要带回去，他说，先留在这里吧，还要再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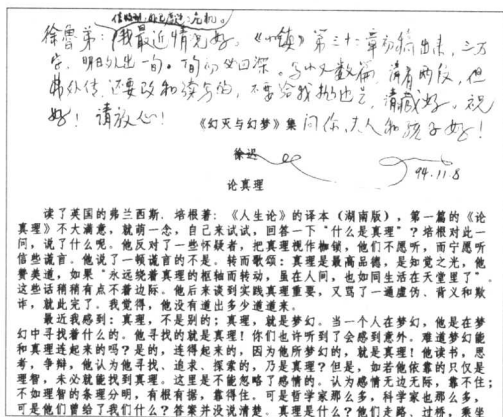
我问他，晚上睡觉安不安稳？他指着窗外对面那个高层建筑亚洲大酒店说：“那里整夜都是灯火闪烁的，像个星座。”又面带忧虑地说，“三亚是很想去的，就是不知道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我安慰他说：“肯定可以恢复的，你不是都在考虑要带什么衣服去了吗！”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他拉了拉我的手，说：“该回去了吧？”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我又回头向他道别。他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看着我，朝我做了个我十分熟悉的、亲切的表情动作。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瞬间，竟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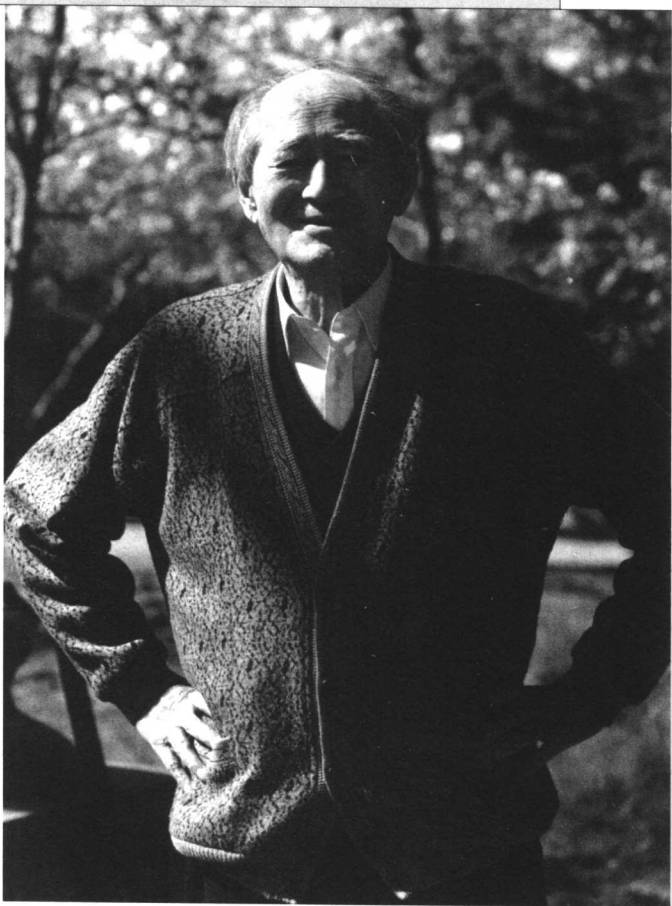
和我的永诀！

12月12日夜晩，我一反常态，莫名其妙地辗转反侧，一整夜都在失眠。13日凌晨，噩耗传来，恍若天崩。我在电话机旁惊恐得几乎晕厥过去。接下来的那几个月里，正如当时章含之大姐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的那样：“人生真如一场梦，至今我都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事后，我打开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交给我的那部用报纸包裹着的医学著作，发现那里面居然藏着他写的一纸文字，这应该就是他的遗言了。其中写道：“我非未来学者，但好思考未来。未来既不乐观，又不悲观。人类将有一场浩劫，成亿的人会被淘汰，以产生新的人间，我属于被淘汰者。……”他还写道，“我的前景一清二楚……将军死于战场，学者死于书斋，我不可能了，我不认识回书斋的路线。……但死亡是一种幸福、解脱、对生命的凯旋，未来正



徐迟晚年所写的《幻灭与幻梦》散文系列中的《论真理》一文以及写在此文边上的文字。



晚年徐迟。



修建在美丽的江南小镇上的“徐迟纪念馆”。



南浔镇上的老学生们，为自己的老师立起了这座不朽的铜像。

如日月之升。”

他是清醒地、决然地，不想再与自己衰老的身体、反反复复的病痛以及这个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幻灭感的世纪末相纠缠了。他非常明白，一个人的生命既是世间的又是超世间的，生死本只一霎耳。那个夜晚，他一定还想到过《昨日的世界》的作者——因为理想幻灭而失望于这个世界，并且毅然选择了用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茨威格。于是，他走向了那个可以望得见灯光闪烁的夜空的窗户。

当他把死亡视为“一种幸福、解脱、对生命的凯旋”时，一个毕生执著于精神猜想的人，在幻灭中完成了生命和精神的最后飞跃。



九十年代的徐迟。



1931 年的少年徐迟。

在光华时，一方面喜爱甚至模仿冷峻的鲁迅以及很有乡土气息的我们邻近的乌镇人茅盾，另一方面我又喜欢热情奔放的郭沫若和风流潇洒的郁达夫。当时新月社在霞飞路开办了一个门市部，于是也知道了罗隆基和潘光旦。

徐 迟

1933 年 6 月，上海。

即将成为“二十岁人”的徐迟，又一次来到这座散发着现代魅力的大都会。这座城市对这个身材瘦削得好像“小提琴上的一只弓”似的文学青年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他对这座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迷恋。

早在 1927 年秋季，当他还只有十三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美丽的江南小镇南浔，来到位于上海大西路的光华大学附中念书了。礼拜天和寒假里，他到外白渡桥上照过相，到新月社设在霞飞路上的书店里看过书，甚至还在光华大学校园里见到过诗人徐志摩。一年后，他又转学到沪北江湾持志大学附中继续念书。上海的都会气息使这个小镇少年萌生过许多浪漫的遐想。后来，他又成为东吴大学（苏州）1931 级的一名学生了。因为在校期间，他曾报名参加了声援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的青年爱国组织——“中华青年自动